

往事钩沉

除夕夜粮库值班

梁建军

1999年年末,我从市粮食局调任山西太原北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原面粉二厂)工作。转眼,春节到了,防火是粮库的重中之重,年三十就安排我带班。

北城粮库地处闹市,东西北三面墙外是居民区,放炮竹就成了安全大隐患。粮库储存的小麦有六七万吨,有国家储备粮,也有省市储备粮,是省城重要粮库,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当时粮库储存条件不好,有近半粮食露天储存。就是用枕木铺在地下,防水通风,枕木上再垫苇席,上面垛放装着小麦的麻袋,一麻袋是90公斤,一层压一层,垛20来层,到了上面形成坡形尖顶。麻袋外面再围上六七层苇席,一垛粮食有10万公斤,库里隔三两米就是一垛。这样的露天垛不怕急雨,最怕着火,年三十有放炮的习俗,加上风干物燥,对于粮库来说无疑是高危日子。

年三十那天,我在家早早吃过饭,天黑前就来到粮库值班,这时保卫科的20来名保卫消防员已经到库待命。当万家灯火、举家团圆之时,我们分成几组,到围墙下,居民区较近的粮垛旁布放灭火器具,以防烟花爆竹等飞到粮垛上引发火灾。一切安排停当,少数人值班巡逻,其他人就可在值班室看会儿“春晚”。

夜间11点多,断断续续、稀疏的鞭炮声就密

集起来,保卫消防人员就要全部出动。当千家万户喜迎新岁时,我们却如临大敌,几人一组分散在库内围墙下严阵以待。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情格外紧张。午夜12点,鞭炮暴雨般地响起,二踢脚、烟花照亮了天空,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围墙天空和粮垛周围,手提灭火器,严阵以待,生怕火花炮竹掉在粮垛上。直到凌晨1点钟,炮声渐渐消停了下来,虽有炮仗落在库里,却有惊无险,那颗悬着的心落在了肚里。

接着,大家把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放回原处,聚到一块,汇总一下情况,再给局值班室报告。这时,我才想起给大家拜个早年,而后职工纷纷相互祝福。不在当天值班的保卫消防员就可以回家团聚了,我和值班人员,自然就要在工作岗位上守岁了。

初一早晨,其他库领导也一早来到粮库,我们就带点瓜子糖果,给坚守在岗位上的门卫、锅炉工、电工等值班人员拜年。而后集体给离退休的老同志拜年,直忙活到中午,才能回到家里。

后来,我又去河西库工作了八九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库房建设,露天粮垛已经消失,省城也已禁炮,但年三十值班的习惯没变,十几年都没和家人一起过除夕,但在粮库心里感到踏实。

一件小事

领子的秘密

汪小弟

1973年7月,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临走前,父亲给了我一件七成新的的确良白衬衫。到农村后,我把这件衬衣当成了宝贝,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有参加什么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但毕竟衣服穿多了会旧的,所以我一直想再买一件新衬衣,但在当时想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也是件不易的事。

有一次,我见上海知青小宁穿着一件鸡心领的毛衣,里面搭着一件雪白的衬衣,就问他衬衣多少钱买的,小宁笑着伸出两个手指头。我惊讶地说:“两块钱!在哪买的?”小宁笑而不答地解开外衣的扣子,我看一看,洁白的衣领下面没有袖子和胸部以下部分。我奇怪地问:“你穿的是什么呀?”小宁说:“这是假领子,是我姐从上海给我买的。”看了假领子,我羡慕极了,让小宁托他姐给我也买一条假领子,小宁答应了。

一个多月后,小宁姐帮我买的假领子寄来了。回宿舍穿上假领子,外面穿上母亲为我织的毛衣,对镜子一看,真是美极了。

后来,我又托小宁让他姐帮我家买了几条不同颜色的假领子,买回来后,我三天两头轮换着穿。说实话,在当时那个年代,假领子不要布票,每条才两块钱,太适合我们这些爱美的青年穿了。

有了假领子,我每天穿着在人们面前显摆。一时间的知青和连队的小青年见我每天穿着新衬衣,就问我哪买的。得知内情后,大家都纷纷找小宁。好在小宁是个热心人,那几年,他让姐姐从上海帮我们买了不少假领子。我们连队的知青和青年人都有了假领子,小伙穿,姑娘也穿,白的、红的、绿的、粉的……那几年假领子成了我们连队的一道亮丽风景。

难忘时刻

艰难回家路

张福堂

我于1951年1月在当时的辽宁省海城县人民政府参加工作,1955年支援首都建设,调到北京。后来为了支援内地大三线建设,又从北京调到山西太原工作。在那个年代,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回一趟东北老家,主要是回老家去看望年迈的父母亲。

那时,从太原到辽宁没有直达火车,家乡也不通汽车,交通极不方便。回一趟东北老家要在沈阳下车,到沈阳再换车,然后到鞍山南的汤岗子小火车站下车,再坐老牛车或步行几十里回家,十分辛苦和艰难。

有一年,我和爱人带着两岁的小儿子,从太原站坐上晚上的火车,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才到北京。

在北京站下车后,站台广场上的人特别多,真是人山人海。我冲出人群,快步跑去车站东部的换乘车签处,在那里排了两个多小时队才签上了换乘车次,我可算松了一口气。

我们下午2时40分从北京站上车后,一路还好,就是火车太慢。快到天黑时,我的小儿子发烧了,并水喝。火车上一路就没有开水,说是茶炉坏了。我们从列车广播室要了一点开水给小孩吃了药。火车上也没有餐车,我们全家吃着从太原带来的馒头和咸菜。那时东北缺白面,我从太原带了20斤白面、10斤馒头。还好我们从太原带了一个军用水壶,这点水虽已凉了,却成为我们一路上的救命水。第二天



岁月留痕

心中的绿皮车

梁敬

去年某天乘动车由北京返回太原,首次乘和谐号。作为从小把乘火车视为坐公交的铁路子弟,体验着和谐号的种种高大上,不由得想起了已然成为尘封记忆的绿皮车。

绿皮车是铁路部门的人对上世纪奔驰在全国铁路上的浅墨绿色客运列车的昵称。

铁路子弟对于火车,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切。他们的祖辈或父母,从事的都是与火车有关的工作:客运的,服务旅客,陪送到天南地北;货运的,运输货物,发运到地北天南;车务的,检修车体,保养车辆;工务的,维护路况,养护线路;机务的,则是龙头老大,管着机车,火车司机不来,什么也玩儿不转。当然,还有公安段、通信段、电务段、供应段等一些局外人说不清的单位,都是围着火车转的。那一列列绿色的火车,宛若一条条长龙飞舞游动着,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不息的血脉。

铁路子弟受父辈的影响,天然不惧流动,那一节节绿皮车厢,就是他们眼中流动的家。父辈们会把很小的孩子当货物一般从这站捎带到那站,跨局甚至跨省寄送。上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从山东调回山西,父亲的手续办理快先回,母亲的没办妥,只能暂时留守山东。母亲把我和哥哥如包裹般,送上由济南到太原的火车,在太原转托给途经的长治火车,由妈妈单位的同事交给爸爸单位的同事,我们兄弟就辗转向北再向东南,闪着一路墨绿的影子抵达潞安府了。不幸的是,在太原站中转时,哥哥去小解,我心急找他,慌乱奔跑中被电线杆斜拉钢丝绊倒,贴着地面裸露的钢丝尖划伤了我的右眼角。万幸只伤到表皮,好了以后在原来的双眼皮外侧又多了一道深深的褶儿,成了两个半眼皮。当时有多疼不记得,只记得到达长治后,爸爸抱着我哭了。若干年后做了父亲,忆起这一幕,猜想爸爸当时一定有辛酸,有愧疚,有惊恐,抑或还有庆幸吧!

那一代平头百姓做父母的,往往自己活得粗糙,对孩子也不精细。我和弟弟常常会独自或结伴儿乘两三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再走好几公里的乡村路,穿过三四个村庄到姑姑家。

那时的绿皮车,普通车厢就是市井生活的延续。短途上下的,以乡村的农民、区间流动的工人居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投机倒把还是小打小闹,小商小贩也气候未成。挎着包袱,拖着麻袋,拐着柳条筐的,卷着铺盖卷的,各色人等都有。车厢里不禁烟,抽旱烟锅的有,自己卷烟的也有,能掏出成盒卷烟的,那都应该是公家人。车厢里人群混杂,气味也混杂,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在那样一个空间里,大家都得将就。需要讲究能够讲究的,那人就得有资格有能力买卧铺,再高级的还有软卧包厢,火车上最奢华的去处也就如此了。但无论怎样,那牛哄哄、慢悠悠、架子老大的司机师傅总会把你载到终点。其实一列行驶的火车也是人生的隐喻,不论在车上局促还是从容,坐硬板还是睡软卧,乘客一样殊途同归。

如今的动车,拥有乳白色的时尚外表,线条流畅的优美车体,没有了蒸汽机车的急吼和粗犷,代之以绅士般的平和高贵,而且细节设计也体贴入微。但在铁路子弟的眼里,这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本质上还是迎来送往、包罗各色人等、往返南北东西,而那一列列曾经流动的绿色,则是褪不去的胎印,是永恒的记忆。

古城旧事



排队购年货

刘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品供应仍十分匮乏,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要凭各种票证,而且还得排队。春节前生活物资需求量大,而供应偏紧,采购年货便需要排长队,这成为春节前街头的一道景观。

那个年代,百姓人家多子女,呈阶梯式,此时正好派上用场。哪儿扎堆,肯定是有难买到的好东西。我家隔壁的郭婶有五个孩子,就派他们拿着小板凳、硬纸板,甚至是砖头瓦片到各供应点“抢位子”。寒风萧瑟,孩子们都冻得浑身发抖。郭婶则四处奔波,看轮到她家的号没有,人多力量大的独特优势引得邻居们羡慕不已。

当时通讯闭塞,供应点的到货信息全靠街坊间口口相传,传递速度迟缓。买新鲜猪肉要排队,鲜鱼鸡蛋得排队,甚至红糖、奶糖、水果等也得排队。售货员是“国营人”,服务态度不敢恭维,说话像从嘴里蹦出来的,顾客没得挑。多问几句,懒得跟你啰嗦,抓到啥是啥,容不得你不接受。售货员要求顾客当面看好,想换是不可能的,东西扔出柜台,就急忙喊“下一位”。总之,排了半天的队,好不容易轮到你有这个机会,顾客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东西对路,算你有运气;不满意只当是背时,怨天尤人不管用。

曾记得好几个春节,越是临近年关,母亲白天几乎不在家,时间都花在排队上面了,并强令我们哪儿都不能去,待在家里随时听调遣。估摸着第二天哪儿可能会到货,母亲头天晚上就把排队的活安排好,还得起早,尽量排在头里。如果我们显出不乐意,母亲则威胁说:“罚你今年春节不准吃肉,就馋着看别人吃吧!另外,压岁钱也没你的份。”闻言,我们只能乖乖就范。有时年少的我们不明就里,疑惑地问母亲:“为啥东西这么难买?还要限量、凭票证、排大队呀?”母亲摇头,叹气道:“但愿以后只要有钱,商品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时随地买得到,那才称得上是快乐过春节啊!”

凌晨5点多钟,到了辽宁沈阳站,我们一下车,一阵冷气逼人,漫天白雪,小儿子直喊冷。我却大包小包肩背手拿,满头大汗。我又急忙跑到售票处,去买换乘去鞍山南的汤岗子站的火车票。我们上火车后,又坐了4个多小时才到了家乡的火车站。

下了火车出站后,离家乡的小山村还有20多里的小土路,不通汽车,我弟弟用牛拉大车来接我们。路上都是冰雪,车压路面吱吱响,风吹背后人觉寒。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回到了老家的小山村,年迈的父亲跑出2里多地接我们。我们这次探亲经过两天两夜,三换火车,真是一路风尘寒冷,实在不容易。